

向達先生敦煌道墨

榮新江編



中華書局

城道經

上元生保雨文真仙品

採華道王上仙祿次號妙華莊

龍種上尊玉仙印法經

道卦五

毛詩子王之竹詁訓博第廿三卷十六鄭氏笺

鵝鵠漢而

寺昌無地境

唐代地志

占雲夢書
三界寺經錄

榮新江 編

向達先生敦煌遺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向達先生敦煌遺墨/榮新江編. - 北京:中華書局,2010.3
ISBN 978 - 7 - 101 - 07198 - 6

I . 向… II . 榮… III . 敦煌學 - 研究 IV . K870.6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08565 號

責任編輯：徐真真
美術編輯：劉麗

向達先生敦煌遺墨

榮新江 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80×1230 毫米 1/16 · 28½印張 · 2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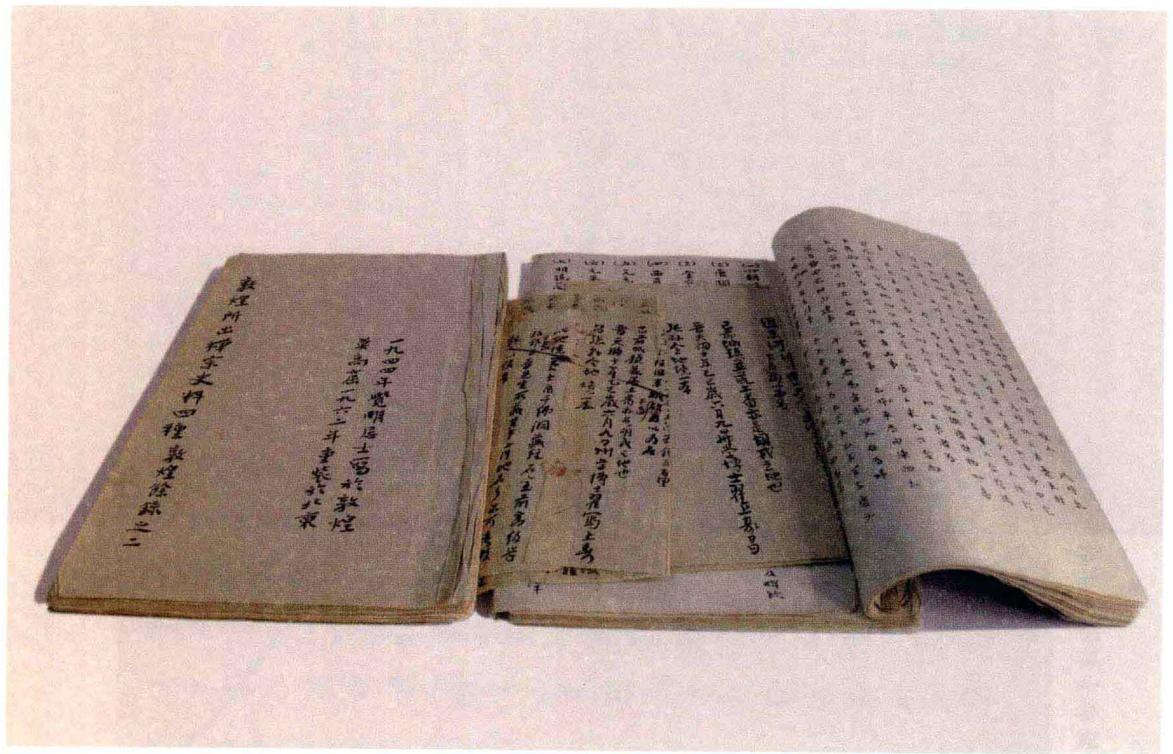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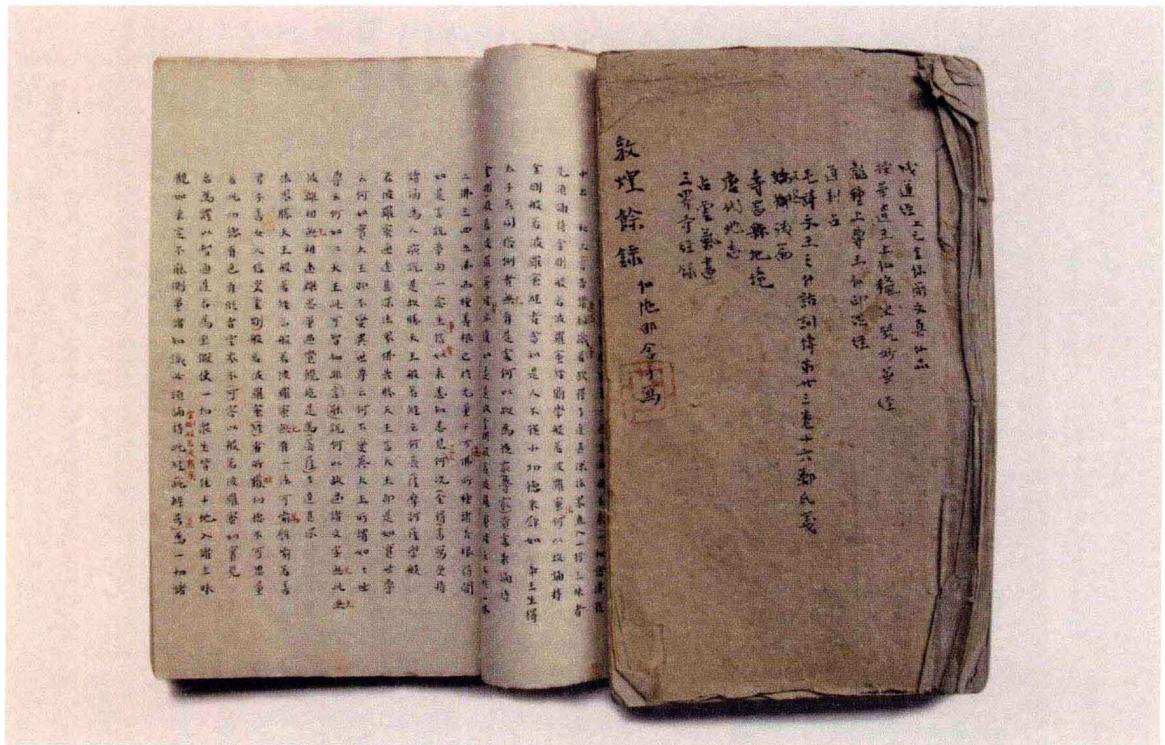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 - 800 冊 定價:460.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7198 - 6

本課題研究和出版得到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資助

《敦煌餘錄》向達手稿



壽昌縣地境

西北去州一百二十里北解一万多五千之二万五千九十九鄉一石

李侯就新縣魏石光六年改為壽昌郡屬瓜州故號瓜云

因瓜州即沙州是也其州宣授三至瓜故號瓜州後主因而

南改為西瓜州移瓜州至東即今瓜州也字文保定之

四年省入數陞縣武德二年又析置壽昌縣領水城之年

廢乾封三年又置建中初陷吐蕃主于一水貢鎮二縣動

西幽戎三十六縣金烽四桐二烽土壘

里里山縣西百五十里連河西至紫雲山、赤壁山、白石山、又玉山

高山、赤壁山、亭山

蛇頭山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其山因似名

龍勒山縣南一百八十里商賈通烏朝咸陽、蕃王、秦貢

日落山之下、龍勒枝名龍勒山

西小嵩山縣西南一百九十八里、又山色紫微山為名以人詠為

玉亭山、玉亭山

大澤縣東七里北漢歸牧村二里西董五丈中

四澤縣西北一百九十九里、又澤通西、故名

龍勒水縣南一百八十里據西域流經祁陽祁東唐利西伐大

龍勒水宋時有龍勒水縣故名龍勒水縣

縣惟其縣南多重苦勞接焉率至是飲山嚙嗚泉與持圓旋

壽昌湖源出縣南重苦勞縣西縣北則源注北流長

大渠縣南三十里源注北流北向

右門洞源出縣東南三十里

云淵洞源出縣西南三十里

玉門關縣北一百六十里漢武帝元鼎九年置玉門都尉西

城倚東即限玉門關也

縣在玉門關西漢破羌縣治武威郡破羌城

亭

許桂亭

故名破羌亭

昭燏先生侍女廿四日重遊兩閩歸來得讀三月廿二廿九兩次賜教並手稿
示掌勳碑及唐宋李表感為元既聞於杜若小記多為改正敬此謝之
宝感通录試查昭和六年景富知其在大正歲何部沙州墓塋一段缺
者甚至千千公洞北口深有一亭四月八日倘有茶水以供進香者之用並懸一
鐘晝間教里行戈壁者聆此可以不致迷路故以其地為茶亭子如杜若書
四時致慈證明為幸 西北工作

三下蘇南向示以國家學術為言直至承鈍誠不感奮唯遠之所以不欲
為此與善無無干而你個人實有能有不能也今仍守一前諾言僅作民到此
助之特工作既成立然復再圖實行個人所擬對於河西走廊在中國古代仙教
藝術產銷作一整個方案之計畫一張大千五月初離敦赴萬仙峽遠大約二
於此時去後僅一星期五月中旬返敦將千仙洞工作整理結束 摘因流已寫到概
再作他計

至下所云返川一行甚是。達已於今日電馳先生、生請示於六月間赴渝面商一切求其復示大約在六月下旬或七月初必雨至渝然後赴李詔傳李諸公恭聆訓誨至時仍望

三下能痛予開示也。舍下忘已於今日去電。命其遷案山。如有困難。暫時赴渝。居於許根兒董上學以及照料。保而與大問題。舍下在李承蒙。

閩江兒童後。旁教員。教員。謂有血吸蟲。入水。今日聞及。豈復可得此情。已有永鑑。至內對於舍下。及兒童。唯恐。

足下訓語。不曉。相教。之不敢。古人易子而教。即是此意。達及內人尚明道理。三下不忍聽。道盡也。小兒。生進空軍幼年學校。似不相宜。因其頭腦不清。性情太浮。學空軍。只有出亂子。不如進一好中學。而可時望成材。即能往南開中學。自然最好。遷居。於許根兒。即為此。達已另函。舍下將來如。至渝。或即。與凌劉二家同行。傳公。處停。之。誠殊。不。忘已。作函。致謝。北大。吳博物院。研究院。奉。

作事雖先企弟，亟與先生日昨未一電謂無問點錫予先生已有函謂即設
生姚从吾赴渝，向史學會與羅先生重游未竟大約即係沿商結果尚未
如果合併作為事實還以請作民主持為宜不惟作民於政府為者行却在
人爭方面亦可減少許多麻煩與廢擇主於這個人自知底性，羅先生平為學
謹守安分，臧拙四字，任何方面俱不敢存專家妄念，能盡一分力量，少勤奔
走之勞，於願已足。其他非所望也。古戰以來，只以個人修養不足，以致朋友怨讐
更近成為恐府，物議目而嘗謠一己之不能克制，憤懣之情形於言表，斗臂
无量言之增愧，近來已少，首悔古歲如經濟（允祐），善其導，需俟後何以
有極，每至空心獨處，此零下廿二度之訓練，自土無以有今日之副教頭。
三月廿七日西湖
日暮來沒腰背酸痛一月，始克平復。此次之荔島往還，閏上九日起而明夜宿西千仙洞，次日抵南湖廿一早下午
自南湖北行八十里，宿捲槽北廿三里，搭小舟盤山三日，船自南湖下至車歸宿，宿太方盤山四日，自太方盤山乘船過
敦煌夕陽渡牛西下，因行兵土下馬時，腳深軟，遂而耽擱，所無事措，上病榻一百六十里，連家兄對於個人身體，欲為自慰，此不能不感謝。吾冬涉溪三載於訓練也。來日大難，此刻體育有機會鍛鍊身體，即他日可多享一分艱苦勞碌，不二公為德甚大，正感激之不暇。

三下以後於此二事不必介意也。淌澗萬二萬元未還待作。民來用北大已匯五千
時來未行以及近川此款當函數用。如有不足再行商討。金函西博物院一千
元清之先生不寧令人惶悚。稍求院匯足三千元承

世間出旅費只有一次坐有至再至三之理。此例不可自造而開也。

七月間近川盡只有重徵而已。元德之故州因經似嘗印入羅氏鑄印。三款
煌不至遠書。中一史稿似有其畫。又史稿似有由蘇遠辟紀念支那學端从
其中收有四四字所作論。元德署有。財州北志。一文附北志系文。不能為免人代作
一份否。鉛英系于一連書此年表為愁冗示以便。每歲歲時。率以不盡。即叩

署安

向遠再拜上。且致煌

四月廿五日

孟真先生侍在誠歲發春伏惟

赴居多福為祝為頌敦煌之行據濟之先生未教至今尚在討論之中近來局面甚繁此是不急之務自應从緩遲未決不至怪也去歲承約赴史語所貨擅之意感翁一縫以闊函遙形格勢禁慘迎至令而不知如何報

命言主增愧茲因天文研究所友人李國鼎先生赴渝之便憩其時研究院聘約代為面敘以為

厚恐列幸甚矣又美庚會方面求

左右雅意代為乞憲數季未接嘉嶺為得免凍餒保出

先生之賜唯自去秋以來此間生活變化太劇一緩急之間殊難應付興毅生先生及錫寧老師商量結果七月以後全家
大領薪共七十九三月美庚會協款一百四十元由恭三兄轉匯

昆明當以宣丘不堪，逐一併借用。此數在今，年若假前必設
迄歸還至於十月以後，協款三萬，李莊者已函奉三元，請其
至予正四美，庚會吳雲書校注初稿未清，午已寫得四分之三。
不久即為歲事離遠時，當將此稿交錫寧老師，並請其
轉呈。

左右教正，藉堂文科研究所及庚會工作報告，固知謬謬
之作不足以塵。

高明之目，唯為求將數年未工作告一段落，計亟忘
其工拙，止忱不敢求。

諒也。謹此上。

聞不盡一、即叩

道安

後學向達載拜

二月廿二日

(一) 六朝波婆羅謹書十二國緣經幢殘石

附六朝人隸書殘碑 一張

(二) 唐闕特勤碑 漢文及突厥文三張

(三) 唐篆教碑

漢文叙利亚文暨名及碑跋
三張

(三) 金宴臺碑 女真字一張

(四) 西夏感通寺碑

漢文及西夏文二張

(五) 元高昌王碑

漢文及畏兀兒文二張

(六) 元莫高窟碑

六禮書一張

(七) 明錫蘭郭和碑

原碑有漢文斯米爾文及波斯文今送上漢文拓本一張照片二張英譯
二至餘四頁

以上八種至

羨林先生

弟向達



二月四日

目錄

序一 周紹良一
序二 沙知三

驚沙撼大漠——向達的敦煌考察及其學術意義（代前言）榮新江五

上編 敦煌餘錄 向達四

殘道經·上元金錄簡文真仙品	四四
採華違王上佛授決號妙華經	五一
龍種上尊王佛印法經	五七
逆刺占一卷（附大曆序及曆法立成）	六二
毛詩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廿三卷十六鄭氏箋	九一
文選殘篇	一〇五
壽昌縣地境	一〇七
唐代地志	一一三
占雲氣書一卷	一三六
三界寺經錄	一五一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	一七一
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	二〇二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一卷	二三一

神秀門人淨覺注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二六四

下編 考察記錄・研究・書信 向達 二七七

西征小記——瓜沙談往之一 二七九

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 三〇八

記第二次從敦煌歸來 三四四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發現六朝殘經 三一八

記敦煌出六朝婆羅謎字因緣經經幢殘石 三三二

安西榆林窟記錄 三三九

敦煌佛教藝術之淵源及其在中國藝術上之地位 三六八

敦煌考古通信 三七二

致曾昭燏信 三七一

與傅斯年、李濟等往來通信 三七二

致袁同禮信 三七三

致王重民信 三七四

致季羨林信 三七五

後記 榮新江 四三七

序一

周紹良

向覺明（達）先生遺稿《敦煌餘錄》，過去向先生哲嗣向燕生曾想由我整理，當時雜事纏身，遂托榮新江同志代勞。十年來新江爲此付出極爲辛勤的勞動，經過艱苦的努力，終於將《敦煌餘錄》及相關文獻編成一集，並承中華書局慨允出版，這是敦煌學界可喜可賀可紀念之事。在本書付梓之前，新江邀我寫一篇序言。義不容辭，同時也誼不容辭。但老病侵尋，舊業拋荒，寫不出什麼新鮮的見解，只可追憶往日友朋間談論，摘引述說一二而已。

向覺明、王有三（重民）與我家相知甚早。他們兩位供職原北京圖書館時，先父叔迦先生也在那裏幫助董理館藏敦煌卷子，成爲學術知交。解放後，人民文學出版社約請以他們兩位爲首的六位先生編纂《敦煌變文集》，我承乏責任編輯，對他們兩位的學術就更有就近的瞭解。可惜不久運動聯綿，舊朋零落星散！

門人白化文同志與兩位先生皆有從學之誼，閑談中每比較兩先生之學，我同意他的一些見解。現在提出兩點來說一說。

一點是，如果說從王靜安（國維）到陳寅恪等位先生算是中國敦煌學第一代的代表的話，那只是筚路藍縷的一代。他們只能見到不多的敦煌卷子，也未能開展研究，因而打不開新局面。向覺明和王有三兩位先生則是我國第二代敦煌學者中的雙子星座，他們二位遠涉重洋，親自閱卷編目，掌握了那時所能見到的絕大部分敦煌卷子資料，奠定了我國學者在當時敦煌學界的領先地位。向先生於抗戰期間又僕僕大漠，深入石窟，掀開了我國科學考古研究中以莫高窟爲代表的石窟研究首頁。他們兩位可以說是我國敦煌學的系統的真正創建者。其津逮後學，非僅一代人也！